

苦 瓜 集

小 松 著



自序

最近寫小說，顯然是不規律了，有時候寫，多半是寫不幾頁就放下，但是並不因為放下就忘記。

忘不掉的東西，在腦中越積越多。

這小冊子，多半是不得不寫，寫來丟下，丟下又寫，終於完成的。最初我想題名「未央草」。後來才又改爲「苦瓜集」的。

其中有兩篇，使我寫來很喫力，讀來很苦澀，當我找到了這個集名，爲這巧遇我很欣然。

寫的力量，遠不及從前，體力與思維，也相互減弱，從前寫短篇是一氣呵成，現在却要接力了，雖然寫的快並不一定寫得好，但是寫得慢也並不能使自己滿意。

現在每一提筆，勢非接力，不能完成，因為是接力，所以寫來很喫力，很喫苦。但若棄權，因為忘掉却未必甘心。有些篇並不是爲了編輯先生催逼過甚，爲了稿費，爲了印冊子。不甘心放棄的理由，就是腦中容不下，這些不能忘掉的記憶，自知今不如昔，却要咬緊牙關，精神百倍的，直寫下去。

文藝批評家說；文章越寫越好。刀子越磨越快。文藝生理家說：歷史的名著，非至四五十歲，不能完成。

這冊集子，既『青』且『嫩』如果加以比擬的話，也不過是一筐青果，一籃苦瓜。現在已經接力而喫力了。將來力有不接，恐怕這青的瓜果，將要枯萎在枝蔓上的，

有兩篇是強烈的追求了純美，因為那時候我覺得除了純美之外，並沒有什麼可寫，除了純美之外，並沒有什麼可愛，感情雖然很強烈，寫來却是很澀滯。

還有一篇是寄到某雜誌社，因為某雜誌社改組，原稿也隨之失蹤。後來應另一雜誌社的特約，又用原題材寫了一篇，經過很久，意外的先寫的那一篇，追隨着後寫的那一篇。在兩本雜誌上先後發表了。

我很不滿意，顯然是先寫了『愛情病患者』，後又寫了『花』。兩篇費去了同等的力量，所以這次一并集在這裡。

有兩篇是舊稿，因為過去沒有拋棄，現在也集在這裡。

最後希望敬愛的讀者們，賜我熱情的指導。

康德十年五月初

小松

目次

自序	一
愛情病患者	五
港灣裡的暴風	二七
樂章	三九
秋夕	七一
春季旅行	九七

都市風景……………

一〇八

法文教師和他的情人……………

一一九

褚魁陳遠和小珍珠……………

一三七

花……………

一四九

火……………

一六九

不像是春天……………

一八七

高級烟蒂……………

二一三

書生……………

二二三

愛情病患者

午後一點，到了新京。

才一走上樓梯，便接到妻的電報：

「天晴，有公共汽車，請來吧。×」

把一封電報反復的讀了幾次，便決定夜車北上。

夏夜的晴空，滿天的星斗，雖然沒有月亮，却是一個沈寂，靜悄，蘊藏無限誘惑的深夜。

在車廂裡吸了一夜紙煙，第二天在北滿的一個小站，遇到了兩個同行者，我的胸腔爲紙煙燒得很難過，又加北滿的黃沙，使我更加昏燥。

「先生，你是往北去嗎？」那個穿黑色長衣，戴着一頂灰色草帽的瘦子走近了我，並伸出了手，要取我含在口中的半截紙煙：「借光，對火！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便從唇上拿下來那半截紙煙遞過去：

「是，想到×縣去。」

「有車嗎？」

「有的。」我答，我是很有自信的，因為妻的電報，還在我的提兜中。

他回過頭去，大概是對那個胖子做了一個表情。我祇看見那胖子的臉，愁雲忽然散開，突然用蒼啞的聲音問了：

「有車，真的？」

那個穿黑色的長衣的瘦子小聲說：

「他說有車，一定是沒有車，說沒有車的時候，你就在這等着，一定有車。」

等長途汽車的人很少，他那微弱的聲音，很清楚的飄入我的耳鼓，我驚奇的看了他一眼，他的眼睛很快的飄向壁上的一幅宣傳畫。又落下來凝視着他旁的一個水菓筐？

我不停的噴着烟，當我把視線移轉的時候，那微弱的聲音，又嘶嘶的響了：

「穿洋服的，你看……走吧，咱們找店去……」

他們果然走了。

我又等了好久，開去了兩輛車，都不是去×縣的，最後，才得到了消息：

「×縣大雨，路途泥濘，長途汽車，暫時停駛。」

這消息使我很茫然，一種悵惘的情緒，是充滿了體腔，一探問通駛的期間，又沒有確切的答覆。

黑雲漸漸的濃厚起來了，候車室附近又沒有旅店，偶爾也匆忙的走進來一兩個旅客。一進門便有意無意的問一聲：

「往×縣去沒有車吧？」

不一定得到回答，便很快的轉身出去，口中還叨念着：

「要下雨，天又陰了。」

我在這不安的空氣中，也要找一個安身的旅店，便緊忙的拋掉了未吸完的一枝紙烟，披上了雨衣，把提鞮挾在腋下，走出了候車室。

天，陰得像鍋底。

宇宙將有什麼大的改變一般。

一共五間草房的旅店，土牆上題着白石灰的字跡「畢家店」。

門前擁擠着一堆人，他們都在看天氣。談論着陰晴。

我從人堆中擠進去，進門有一個方桌，上面放着筆墨和流水賬一類的藍色賬簿。我知道那一定是辦理旅客投宿事務的地方。

「有房間嗎？」我一面說着，把提靴放在地上 又一面脫雨衣。

「有的是地方，東屋是大炕，西屋是包房，包房一圓，大炕三角錢一個人。」最後又加了一句：「你住包房吧，往西屋請！」

我被指引到西屋。

西屋是兩間房屋隔成了五個小間。破報紙糊的牆壁 滿是臭蟲血！這使我暗暗的打了一個冷戰，茶房把提靴放在了破炕席上。

「有臭蟲嗎？」我問。

「你不用找牠。牠就來找你。」

那傢夥臉上也沒有表情，說出話來挺幽默。

「蚊子呢？」我又追問了一句。

「你不用問，飛的跳的，樣樣俱全。」那傢夥又答了我一句。這時候才看了我一眼，又低聲的：「跟你說實話吧，不是下雨陰天，誰能住這店，花錢受罪。」

那傢夥面黃肌瘦，嘴唇發黑，這時候我才知道，他是一個吸鴉片的人，由方才他的談話和動作，更證實我的觀察是沒有錯。

屋子裡悶熱，這是大風雨的前兆吧。

我走出去。第一眼又看見了那穿黑色長衣的瘦子，他特意多看了我兩眼，我以爲他是在嘲笑我。我自問的：

——我果真是欺騙了他嗎？

——妻的電報不是說有車嗎？

——我不是對他說有車嗎？

一串不聯續的疑問，衝上了我的心胸。突然我又非常不安的：

「你們也住在這裡嗎？」

「是。住在這塊！」他驚慌，眼睛裡流出不穩定的光波，我猜想他是很誤解我，於是我更進一步的：

「我們不但同路，還要在這裡同受難。」

他又從我手裡把烟接過去，對了火。我知道他是想借烟霧，逃避一下他那不安定的眼波。

「真沒有辦法。」他說：「西北要起暴天。」

我祇是向西北看了一眼，並沒有說什麼，他又說：

「你沒有地方住吧！咱們就住在一塊吧！」

我知道。他已經知道我已經訂了屋子，因為提鞮和雨衣都沒有在身旁。

「在西屋已經訂了一間房子。」我說。

「還是住在一塊便宜些。我們三個人佔兩個人的地方就够了，和櫃上說一說，

就花六角錢，我們三個人一人擔兩角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我答：「那不是太熱嗎。」

他用左手摸一摸黑色長衣的領子，把裡面襯的白衣領向上拽一拽，這時候身邊又有人談到了車，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去了。

——這回算完了，明天不用想有車。

——明天？等着吧！不定那一天。

——國道局的車一半天不能有，明天若是不下，也許有營業車。

——多花兩個錢唄，沒有法子。

——花錢算啥，貪上了。要是能走就行。

最後這句話是他說的，黑色長衣像是瘦一點，說話的時候，胸脯的起伏，都看得很清楚。我又想起來應該問一問他的姓名，可是彼此已經談了許多話，終於我沒有問他姓名，也沒有問他的職業。

「你的夥伴呢？」

他知道我是問那一個胖子，他用手向屋裡一指：

「睡下了。」他吸了一口烟，這時候煙蒂已經燒到了他的手指，我早注意到煙是吸的很吝惜，當他再拿出香煙盒的時候，裡面祇剩有些煙末了。

我拿出了煙，遞過去一枝：

「抽這個吧，一樣。」

他看着我的煙了，遲疑的把煙接過去，燃着了之後，還不停的看看：

「這煙少見，味道還不壞，偏是挺奇怪。」自言自語的，雖然，他的神情還不太開朗，也許他不再把我看作一個惡人了吧，我默默的想着，他又問我：

「這煙是什麼牌的？」

「尖塔牌的。」我答：「是土耳其煙，驟然間吸不慣吧，是不是有點辣？」

他答應了一聲。像是突然間對我討起好來了，悄悄的對我說：

「明天也許有膠皮輪子馬車到×縣去，他們正在核計，如果去，明天早晨我叫你，晚了佔不着地方。你走不走？」

「我想走。得什麼時候到×縣。」我問。

「早晨五六點鐘走，晚上就能到，可是得別下雨。」

「我走！你明天早晨叫我一聲，如果膠皮車要走的話。」

雨落了，雨點大得像銅錢，打在地下發出很大的響聲，遠和近響成了一片。

人們都退到屋裡去，我們將要分開的時候，他又向我討煙，我遞給了他一盒沒開封的煙：

「你拿去抽吧。」

他說現在煙是不好買。花高價也買不到。我遞給了他一盒火柴：

「洋火留着你使用吧！」他很客氣的：「這比洋煙還不好買。」

「你拿去吧！沒有火吸煙也困難，我還有自來火。」

「你安心睡覺，明天有車我一定叫你。」

「拜託你。」我便走到那黑洞似的西屋裡。雨聲已經響得很恐怖。

「怎麼不點燈呢？」我自語的，可是被茶房聽到了。那傢夥又拽着蒼啞的聲音：

「店裡沒有油，都是老客自己豫備蠟。」

我以爲那傢夥又是在玩笑，住店還得客人自己預備蠟？我向別處尋找了幾眼，各屋都沒有光毫。

疲倦纏着我，我已經三夜不曾安穩的睡過。

第二天的黎明前。

一夜不合眼，兩隻眼睛乾澀得火熱，天沒有亮我便徘徊在院子看星斗。

霧影中，有兩輛大車，伴同馬蹄的聲音，由遠遠的大路上來了。

「車是往×縣去的嗎？」我問。

「是，客人們得快豫備，不趕快走怕到不了。」很雄壯的回音。

車站在距離店門不遠的一塊空場，我便到屋裡去叫醒了茶房，忙早的洗完了臉當刷牙的時候，門外的聲音，已經雜亂起來了。

茶房提着皮靴，我挾起雨衣，便在曉霧中要起程了。那穿着黑色長衣，帶着草帽的瘦子，和一個胖子坐在了車前，我想起了一件事似的：

「你怎麼忘了我呢？」

「我以為你不去了，又怕你起不來，掌包的說不願意多拉人，道不好走。」

我擠在一個車角。車還不走，掌包的圍着車向客人討車錢。大家誰也不願意給。

「掌包的，一個人多少錢？」我問。

「講妥是六塊錢。」掌包的又轉向別人：「你們大夥把錢交了咱們好趕快走。天黑還能趕到。」

一車坐了十二個人，祇有三個人肯交六塊錢，其餘的人們，有交三塊的，有交兩塊的，大家都不肯交錢，祇說到了再給，那黑色長衣的瘦男子故意坐在我的身旁，我用低聲問他：

「你們為什麼不快把錢交出來呢？」

「不到地方，我是不交的。」他答。

掌包的嘆了一聲長氣，喊了一聲「走！」這時老把搖起長鞭，在朝霧裡，走進泥